



· 六场歌剧 ·

骄 杨

长沙市歌剧团集体创作

.7

湖南人民出版社

骄 杨

长沙市政研室集体创作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长沙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7×1092 1/32 印张: 5.5

197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0·1000 定价: 0.28元



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后，杨开建同志回到板仓，配合秋收暴动，在平、浏一带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楊開慧同志堅決抵制左傾盲動主義的干擾破壞，勇敢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杨开慧同志深情地给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毛委员
赶制棉衣，并教育岸英永远做一颗小石子，去砸碎
万恶的旧世界，为新中国铺路奠基。



国民党反动派威逼杨开慧与毛泽东同志脱离
夫妻关系，开慧同志断然拒绝，把“离婚申明”撕
个粉碎。

人 物 表

杨开慧——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学生和夫人，幼名霞，二十六岁。

武 爹——贫农，原农会骨干，盘龙山游击队队长。五十岁。

孙 嫂——贫农，保姆。三十岁。

何大妈——贫农，烈士家属。五十五岁。

杨 母——杨开慧之母。五十七岁。

岸 英——杨开慧之子。六岁。

何起生——何大妈之子，游击队员。二十岁。

竹妹子——贫农，游击队员。十八岁。

铁伢子——贫农，游击队员。二十岁。

老 张——我地下交通员。四十岁。

潘牧之——省委联络员。三十五岁。

游击队员、群众若干。

范剑西——豪绅，板仓地区清乡团团总。四十岁。

范 九——范剑西的心腹随从。三十岁。

刘 四——伪里长。

匪排长——伪保安团排长。

特务，看守长，看守，匪兵，团丁若干。

(年龄均为出场时岁数。)



序 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湖南长沙板仓地区杨柳坡，何大妈家门外。〕

〔幕在悲壮的音乐声中启：乌云滚滚，暮色沉沉，枪声、
追喊声四起。〕

〔何大爹提步枪奔上。何大妈闻声开门急出。〕

何大爹 快！把枪藏起来！〔把步枪交给何大妈，急跑下〕

〔何大妈急避下。〕

〔范九带团丁追上。〕

范 九 〔张望，指何大爹去向〕追！〔率团丁追下〕

〔团丁驱赶武爹及几个农会骨干上。〕

〔范九与团丁押何大爹上。

〔何大妈与众乡亲围上，怒斥匪徒。团丁挡住。

〔范剑西杀气腾腾地上。

范剑西 奉长沙许克祥团长手谕，把这些赤党惰农，统统就地正法。

范九 举枪——

武爹 乡亲们，今天是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大家要牢记住国民党反动派在板仓地区欠下的这笔血债。

何大爹 血债要用血来还！

众人 （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阵枪声，何大爹及农会骨干倒下。

〔范剑西及团丁等扬长而去。

〔众乡亲扑向牺牲的亲人，悲愤欲绝。

〔武爹艰难地从血泊中站起来。

〔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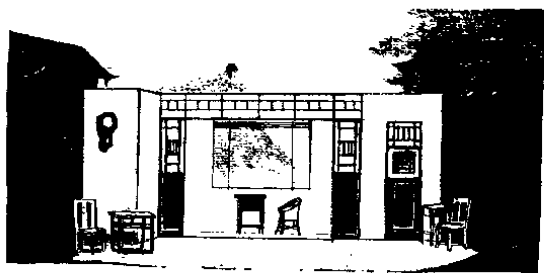
满天风雨满天愁，

亲人热血染荒丘。

武昌去找毛委员，

风展红旗报大仇！

——幕 闭



第 一 场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黄昏。〕

〔武昌，杨开慧住宅。〕

〔幕在歌声中启。〕

〔伴唱：〕

龟蛇烟雨锁江涛，
战友文章日夜抄，
字字落笔狂飙起，
滚滚心潮逐浪高。

〔歌声中，杨开慧端坐桌前抄写材料，孙嫂一旁收拾行李。〕

孙 嫂 （关心地）霞姐，瞧你没日没夜地抄抄写写，快要回湖

南了，还不歇一会儿。

杨开慧 孙嫂，这是毛委员回湖南要用的重要文章，得在动身前整理好。

孙 嫂 你呀，正象大家说的，真是毛委员的好帮手呵！

杨开慧 看你说的。

〔岸英上。〕

岸 英 孙妈妈，把这个带回板仓去。（递文具盒）

孙 嫂 哎！（接过去收好，与岸英同下）

〔突然窗外警车嘶鸣，人声嘈杂。〕

杨开慧 （走向窗前张望）呵！又抓人啦！（看了看墙上时钟，焦急地）泽东同志还没回来！

（唱）警车凄厉过江岸，

暮云飞卷压天边。

革命航船何处去？

我心似大江激浪翻。

泽东去开紧急会，

力挽狂澜斗志坚。

不知他，革命主张可通过？

不知他，一路来去可安全？

透过烟云望会场，

仿佛亲人在眼前。

似听他声震云天外，

怒斥右倾路线偏；

似见他高举一把火，

万丈光焰照山川。

盼亲人呵早回转，

快给我把斗争胜利喜讯传！

〔敲门声。孙嫂复出。〕

孙 嫂 谁呀？

〔武爹内声：“我是武老倌呀！”〕

〔孙嫂开门，武爹衣衫襤褸，风尘仆仆地进来。〕

武 爹 〔激动地〕霞姑娘，可找到你们了！

杨开慧 武爹！

武 爹 〔扫视屋内〕毛委员呢？

杨开慧 开会去了。

武 爹 〔放心地〕哦！

杨开慧 孙嫂，快去给武爹安排点吃的。

孙 嫂 哎！（下）

杨开慧 武爹，乡亲们受苦了！（递茶）

武 爹 咳！（接茶一饮而尽）霞姑娘！

〔唱〕马日事变起妖风，

许克祥屠杀我工农。

湘江河里漂尸首，

桔子洲头血染红。

范剑西窜回板仓去，

他张牙舞爪比狼凶。

毁我农会、党组织，

乡亲们被困水火中；

杀我农会委员长，
何大爹热血洒山冲。
我死里逃生到武汉，
来找亲人毛泽东。
霞姑呵！
满山冬茅烧不尽，
茫茫寒夜盼东风。

杨开慧（悲愤满怀，以手击桌）

（唱）武爹诉说家乡事，
声声痛裂我胸膛。
怎容虎豹霸乡里，
愿作利箭射豺狼，
怎忍乡亲遭苦难，
愿化山泉洗痛伤。
长江水接洞庭浪，
我心早已回板仓！

武 爹 乡亲们多么盼望你们回去，领着大伙同范剑西斗呵！

杨开慧 一定要向范剑西讨还血债！

武 爹 霞姑娘，为什么面对敌人的屠刀，却有人硬逼着我们放下枪杆？

杨开慧（悲愤地）是陈独秀右倾投降的错误路线，坑害了革命！

武 爹 千万不能让他再坑害了！

杨开慧 武爹，今天，八月七号，毛委员正在参加党中央召开

的紧急会议，斗争很激烈呵！

武 爹 哦！（遥望远处）毛委员呵！你家乡的贫苦农民，不，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都等着你给我们拿主意呵！

〔孙嫂上。〕

孙 嫂 霞姐，饭菜好了。

杨开慧 武爹，你一路辛苦，先吃饭吧！等毛委员回来再谈。

武 爹 毛委员什么时候回来？

杨开慧 六点以前会回来的。

孙 嫂 霞姐，听说今天要提早戒严。

杨开慧 那我接他去。（欲走）

孙 嫂 霞姐，（从墙上取下雨伞）当心下雨，带上毛委员这把伞吧！

杨开慧 哎！（接伞，下）

孙 嫂 （送至门口）路上小心！（关门，回身从窗口看着杨开慧远去的背影，感动地）这对夫妻，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呵！

武 爹 是呵！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武爹入内。〕

孙 嫂 来啦！（开门）

〔两特务突入。〕

特务甲 毛先生在家吗？

孙 嫂 （一惊）毛先生？

特务甲 是呀！中央党部要我们来请他去商量点事。

孙 嫂 啊！（已知来人是特务）什么“东洋当铺”、“西洋当铺”，我不懂。先生，你认错门了，这儿姓王不姓毛。

特务甲 姓王？那也得请他出来见见。

孙 嫂 主人不在家。

特务甲 那你是……

孙 嫂 保姆。

特务甲 主人的职业……

孙 嫂 教书。

特务甲 有些什么客人来往？

孙 嫂 常言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个穷教书匠，有几个客人来往？今天，你们二位倒是稀客了。

特务甲 嗯，算是稀客吧！（坐下）

孙 嫂 （看钟，不自禁地）呵，快六点了！

〔伴唱：

毛委员最迟六点会回来，

孙嫂呵，打发恶狗快离开！

孙 嫂 先生，主人不在家，有什么事，请改日再来吧！

特务甲 不，我们等一会。

孙 嫂 等？那——不能让你们空坐，我去买包烟来！（欲走）

〔特务乙拦门。

特务甲 不用，这儿有。（拿出烟，点燃）

〔伴唱：

欲传消息难出外，

毛委员呵，此刻千万别回来！

孙 嫂 好吧！那我陪着。（扳动窗上的信号）

〔杨开慧从窗外走上，见状，机警地转身向米处：“毛先生，好走啊！”

特务甲 （霍地站起）毛先生？

〔杨开慧进门。

杨开慧 二位找谁？

特务甲 毛先生在哪儿？

杨开慧 朝对门右边巷子走了。

特务甲 什么穿着？

杨开慧 纺绸长衫。

特务甲 什么身材？

杨开慧 瘦高个儿。

特务甲 （对特务乙挥手）追！

〔特务乙应声下。

特务甲 小姐，你和毛先生是……

杨开慧 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特务甲 哪个学校？

杨开慧 江岸中学。

特务甲 江岸中学？（寻思）江岸中学的校长不是武汉三镇有名的大绅士毛介福老先生吗？

杨开慧 刚才过去的就是他。

特务甲 不是毛泽东？

杨开慧 毛泽东？哈哈！（讥讽地摇摇头）

(特务乙急上。

特务乙 不是毛泽东。

特务甲 谁说的？

特务乙 他自己说的。

特务甲 人呢？

特务乙 放了。

特务甲 混蛋！给我追！

(二特务追下。

(武爹上。

武爹 (同时)霞姑娘，毛委员呢？

杨开慧 刚才我走前，他走后，已经安全隐蔽了。

武爹 哦，好险呀！

孙嫂 霞姐，老潘来了！

(潘牧之上。

潘牧之 开慧同志。

武爹 老潘！

潘牧之 呵！武爹，你也来了。开慧同志，有什么好消息吗？

杨开慧 有。同志们！

(唱)八七会议传喜讯，

驱散乌云满天红。

陈独秀右倾路线受批判，

毛委员革命主张得赞同，

党中央作出了正确决定，